

京/华/学/者/随/笔

顾学颀 著

说古道今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京华学者随笔

说古道今

顾学颀 著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北京） 1997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说古道今/顾学颉著.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7. 9

(京华学者随笔)

ISBN 7-5035-1625-9

I. 说… II. 顾…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16141 号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海淀区大有庄 100 号)

北京民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7 年 9 月第 1 版 199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6.375

字数: 160 千字 印数: 1—8000 册

定价: 9.60 元

序

王春瑜

197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通过当时的国务院政工组，发文至上海师范大学，调我来京工作时，同事裴汝诚教授（宋史专家）私下关切地对我说：“你在我们这儿是业务骨干，而那里可是藏龙卧虎……”裴老兄的言下之意，社科院人才荟萃，北京更是“水深波浪阔”，英贤逐浪高，担心我到北京后，可能压力太大，学术上无声无息。岁月匆匆，转瞬间十七年过去了。回首前尘，我常常想起当年老裴语重心长的话。虽然自感汗颜的是，至今我并没有作出了不起的贡献。但总算出版了十几本书，用我们在私下讲的行话说，在史学界——甚至还有文学界，报上户口。我想，这一点汝诚兄也会首肯的。

我这里所说的“甚至还有文学界”，是指我在治史之余，写了不少杂文、随笔，出版过四本集子，今年还会再出版一本。也正是因为我在文史园地垦春泥、端饭碗，才进一步切身感到，北京的文史界，真个是“藏龙卧虎”。即以写随笔的学者而论，我认识的以及虽不认识而通过作品心仪久之的，起码可举出几十位，倘若让熟稔文坛情况的女作家韩小蕙开名单，也许要翻一番。小蕙不仅自己写了不少随笔，出版过几本集子，而且对推动随笔的发展，不遗余力。她在所主编的《新现象随笔》序中，盛赞“谁也没有料到随笔会在九十年代的中国崛起。”“可称为革命性的崛起”。也许有人会嫌“革命性”这三个字太耀眼，这里存而不论。

但随笔的崛起，却是不争的事实。前年冬天，我替上海的东方出版中心，编了《当代学者随笔丛书》、《当代记者随笔丛书》。这两套书的主要作者，都是北京的学者，以及学者型的记者。当时，我就强烈地感到，北京学术界有这样多写随笔的好手，应该编一套《京华学者随笔丛书》，献给读书界。随后，我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提出了建议，得到他们的大力支持。需知，随笔虽拥有读者群，但毕竟属于严肃文学，不可能成为火爆的畅销书。每念及此，我觉得应当衷心感谢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对随笔创作的扶持。

学者随笔，顾名思义，是学者写的随笔。这套丛书的六位作者，都是不同专业有成就的学者。顾学颉先生是古典文学、古文献的专家，年过八十，是学林前辈；高莽先生是著名的翻译家，我在中学时代，就读过他用乌兰汉笔名发表的翻译作品，他还是著名的画家；姜纬堂先生以研究北京史鸣于时，他的朴学精神，更为同行所称道；阎纲先生、高洪波先生，虽然是读者熟悉的作家，但也是很有成就的文艺评论家，笔下散发着浓烈的书卷气，不失学者风貌；张建智先生独辟蹊径地从事《易经》与经营文化的研究，出版了专著，受到了学术界的好评。尽管他们治学各有千秋，但都喜欢随笔，并不时写作随笔。令我特别感佩的是，顾学颉先生已年迈体衰，但仍以顽强的毅力，坚持写杂文风格很强的随笔，抨击时弊，对社会上的腐败风气，深恶痛绝，显示了传统学人的忧患意识。这是一个正直学者的灵魂所在。我一直以为，作为人文学者，如果连忧患意识都不具备，恐怕很难说是有健全的灵魂。其实，在本丛书中，其他几位学者也无不如此。文学作品无疑需要多样化。事实上，读者的口味也各有不同。喜欢写风花雪月、男欢女爱、唉声叹气之类随笔的作者，尽可继续写下去。喜欢读的读者，也尽可照样读下去。但我坚信，类似本丛书的随笔，对社会更有益，也更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至于弃绝空言，务去陈言，文笔洗炼，从不装腔作势，原是学者的本色，本丛书自然是不在话

下的。

我的这些老生常谈，对于本丛书的几位比我年长的学者来说，有班门弄斧之嫌。好在真正的学者，都是心心相印的，因而我也就不会有被讥笔拙之虞。出版这套丛书，与作者、编者，都是一次愉快的合作。我很珍惜与他们的友情。窗外，春光明媚。我祝福朋友们春常在，笔常新。

1997年4月17日下午

于京南方庄老牛堂

目 录

自 序	(1)
-----	-----

说 古 道 今

“红白喜事”	(7)
菜篮子之叹	(10)
“点水蜻蜓款款飞”	(12)
一夕谈	
——“如是我闻”	(14)
宦官争豔（房），元稹挨打及其它	(17)
九斤老太太	(22)
百分比	(25)
应景的话	(27)
过了时的忧虑	(30)
“匡谬正俗”今议	(33)
集体婚礼，古已有之	(35)
皇帝也做文抄公	
——白居易的文章被剽窃	(37)

说古道今话“先生”	(41)
与青年谈读书	(46)
甘于寂寞	(48)
“死不了”赞	(49)
膨胀与贬值	(52)
为“先富起来”下一转语	(56)
从拍卖“豪华轿车”谈起	(58)
“说说唱唱”唱《竹枝》	(60)
读聂绀弩《清厕》诗	(66)
红芳堪惜还堪恨	
——白居易与牡丹	(71)
干校点滴	(73)
私塾记趣	(84)
记沈从文先生的一件小事	(86)
日常口语中的语音变化与用字的形体变异	(91)
“五霸七雄”今昔谈	(94)
生生不已，变化无穷	
——未来遥远世界畅想曲	(100)
流水不腐，户枢不蠹	
——闲谈身体锻炼	(105)

书 海 微 澜

白诗笺注拾零	(111)
唐代公服服饰谈片	(115)
唐代诗人与县尉	

——兼谈唐代官员的升迁用人制度	(120)
漫谈唐诗中的“落第诗”	(123)
白居易诗笺释五则	(126)
漫谈白居易的《放鱼》等诗和悯农思想	(131)
白居易简要评传	(136)
元剧《陈州糶米》中几个俗谚的来源	(147)
元剧《救风尘》中“姓因”二字确解	(153)
漫谈马致远《汉宫秋》剧中的细节描写	(154)
关汉卿籍贯问题新证	(157)
《关汉卿戏剧人物论》序	(160)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	
——谈明人臧晋叔《元曲选》删改旧本之误	(163)
读唐宋诗词漫记	(168)
重印《经史百家杂钞》序	(181)
古籍的整理及其他	(184)
《神农·编钟·随州》序	(189)
谈《黎锦熙日记》	(191)

自序

清代著名词人项莲生有句云：“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其言甚悲，未免太消极了。他所谓“无益之事”，当然不是指低级趣味的酗酒、搓麻将一类玩艺儿。他在自己的词集里说这番话，自然是指作诗填词较高档次的事情。也就是说，“填词”这类活动，上无补于国计民生，下无益于修身养性，总之，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不过驰骋情怀，消磨岁月而已。推而广之，不仅填词作赋应作如是观，就是随笔杂文之类，偶尔关心、牵挂国家、社会、小民，它的价值观，从实际效果看，恐怕也逃不了项老兄“无益”论的范围。这句话，当然不包括高文典册、典诰公文，与万民攸关的正式文告之类的文字。它们一字万金，掷地有声，万万不可缺少的。

而随笔杂文一类，又各有高下雅俗之分，未可一概以“无益”目之。比如鲁迅的杂文，就是投向敌人的尖锐匕首，大大的“有益”、有用。这远非我这个无名后辈所敢企望，也不敢向那位前辈学习。因而，就我个人来说，偶尔随意写点小文消磨时光，倒很合于项莲生所说的含义，是“无益”之事。

说来也很偶然。我从幼年到老，一直与故纸堆打交道，曾写过不少文章，都真正是“无益”于世的一些古典文学研究、考证文章。说它们“无益”，是毫无反驳余地的。虽然我至今无悔无怨。

那些“无益”文字之外，怎么又心血来潮，写起“随笔”之

类的小文呢？1975年奉命退休之后，年老多病，已不能再翻翻检检，研究、考证什么了。腿脚又不利索，行动不方便，生活上虽勉强“食有鱼”，但出门却恨“出无车”（只有到医院看病，原单位才派车接送），朋友们死的死了，健在的又都分居四郊，无法访谈。只好“息交绝游”，学管宁一样，足不下楼，听听广播，看看电视，以此度日。不料，竟又出了毛病。广播、电视里虽然大多是好消息，但偶尔也传出一些令人不安、不痛快的信息：什么贪污、腐败、纳贿、假大空、拐霸骗、裙带网、不正风……不绝如缕。旧社会的遗毒未尽，新时代的怪症迭出。本来心如止水，平静无波，不料一石激起千层浪，无端又被那些毒氛、恶浪冲击，不能不令稍有正义感、有良心的人扼腕叹息、按捺不住。我无拳无勇，既非官员，又无职责，有什么办法来和那些败类、不正之风作斗争？实在咽不下这口闷气，于是，不写只与古人有关的文字了，转而写几行骂人、骂那些坏人坏事的小文，求得一时的发泄。写完一篇，遇上该骂的，不免又写。写了不算，还找一个地方发表出来，让与我有同样心情的人看了，也吐吐闷气。有的读者和朋友说：以前没见过你写这样的文章；看了，觉得很痛快，可惜不多。虽然受到朋友们的赞许，但心有余悸，仍怕蹈直言贾祸的覆辙。曾经两次飞函向编辑部索回已看完校样的稿子，怕又闯祸。责任编辑同志也很同情，回信说：希望以后再也不要让作者有什么“余悸”，事情和刊物就好办多了。

继而一想，有许多事，中央、国务院都曾经不只一次三令五申严令禁止过的，然而没过多久，同样的问题，又在一些媒介物上出现，而且不仅一时一地。我想，我写几篇小文指责，算老几？都属“无益”之举。不过，书生积习难改，书呆子总有些痴想，总希望有人看到或听到这类指责，而有所惧、有所戒，收敛、改变一下自己的行为。又想，“老鼠过街，人人喊打。”喊，是动员大家动手，一起打老鼠，所以喊也是必要的。大家喊，大家打，老

鼠就有可能被逐渐消灭或基本消灭。从这个意义上讲，写点小文，也并非完全“无益”或无用。这样，就一连写了一些发表，但不很多，也不尖锐，略当个后排的啦啦队员，替更勇敢的人助助威而已，究竟有多少“益”，很难说。

这次，承《京华学者随笔丛书》主编王春瑜先生不弃，向我约稿。我搜检篋笥，把已发表过的上述随笔性或近似随笔的文章，加上关于古典文学、历史问题论文性质的若干篇，合在一起，名曰《说今道古》，也就是王先生给我信中所说古今一线牵之意。但有些性质不合本丛书的要求，去掉一些，并请王先生赐一嘉名，叫做《书海微澜》。澜的本义是大波浪，好在大小并无严格区别，并且古人已用过“微澜”二字，就算是一滴水吧。不过，一本小册子，专就分量讲，也算不得“书”，更入不了“书海”，勉强随诸位先生之后，凑个数吧！尚请读者、专家指教。

1997年1月10日，于团结湖
北里之寓楼，时年八十晋五。

说古道今

“红白喜事”

旧社会里常有“红白喜事”的说法（现在可能也有），并有专办红白喜事的店铺或专职。“红”，指婚、寿庆祝大礼；“白”，指丧事。结婚、祝寿称为喜事，原不足怪。死了人也叫喜事，颇嫌不伦不类，令人费解。然而，白喜事办得热闹非凡，确实表现出喜气洋洋，有的还超过一般婚、寿礼若干倍。见过旧北京的大出殡，便可窥见其一二。至于《红楼梦》里描写的秦可卿死后大出葬的豪华富贵势派，读者也可掩卷想象得之。由此可见，“白”而称“喜事”，也就理所当然，无可非议了。所以，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还不时传出消息，某某县长或书记，区长一类的人物，老人死了，千人送葬，万人赠礼，酒席百桌，小轿车数十辆，吹吹打打，鸣鞭放炮，浩浩荡荡，大出殡的那份气派，宛如一次盛大的赛会一般。“白”而曰“喜”，诚未为过也。

天地间的事，常常有着精神实质上某些相通相似之处；而且“通”得彻底，“似”得惟妙惟肖，就像产自一个娘胎一样。你说怪不怪？

大兴安岭千年难遇的大火灾，应该说是属于“白”类性质的事吧？然而，报纸、广播、电视，几个月里连续不断传出的消息，绝大多数却是开会、授奖、表扬、立功等等庆喜的声音和镜头。而事实真相、处罚人员的消息，几乎等于零，顶多也只1：99。于是，给人的印象，一场空前的大灾难，大损失，好像变成了一场空前

的大喜事，真叫荒谬！

请不要误会。对于那些在扑灭火灾中日夜奋战，不顾生命危险的解放军、人民群众及有功人员，给他们立大功、特功、发大奖、特奖，报导他们，表彰他们，是千应该，万应该，我举双手赞成。但，不应忘记，这是由于一场大灾难导致的结果。大灾难本身的详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为何搞起的？应归什么人、什么单位负什么样的责任？各级主管单位、主管人又各负什么样的责任？都应原原本本，忠实无误地向全国人民交代清楚，而不是相反。

星星之火，虽可燎原；但总不可能转眼之间，就烧遍了几千、几万平方里的树木吧？从开始到最后，历时一两周，从林场到地方、县、省、中央有关的主管人，都干什么去了？其中，有哪些人及时出来干了好事的？又有哪些人袖手旁观，“研究研究”，贻误时机的？等等。调查核实清楚之后，该赏者赏，该罚者罚。赏应如其功，罚应当其罪。——执法如果严格，公开审判，该枪毙的立即枪毙，该坐牢的马上坐牢，毫不心慈手软或徇私弄法。这样，才能树立法纪国威，才可使官员们有所畏惧，而恪遵职守，再不敢只当官做老爷，拿钱不干事了。

可是，该赏的都赏了；该罚的，则仅仅一个不称职的部长自己辞职（而不是名正言顺的免职），轻描淡写，搪塞过去。这样，恐怕难以向全国人民交账。这么大的灾难，给国家造成这么多的损失，难道就仅仅一个部长该辞职？其余负有不可推卸责任的各级人员到底应不应该处罚？处罚了没有？如何处罚的？等等，却杳无音信，很少或根本没有报导。于是，大小官员们安然无恙，“大菩萨、小菩萨，各归原位”（这是传说中朱元璋做和尚时说的，这里借用一下），仍旧当官做老爷去了。

报导的比重失去平衡，来源于在上者处理的不平衡。

不仅这一件事丧事当喜事办，类似的情况，实在多得数不清。